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七年盡

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七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杜云英氏楚與國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本稱英則稱氏者爲黜稱矣惟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爲伐之或復爲楚封與○注伐國至國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舍作含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則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進之也按徐已服於婁林不法故此仍稱其故稱也

夏滅項疏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

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穀梁傳曰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傳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夾氏之師也左氏云傳滅彼未知內諱不言滅之義衛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為齊滅亦沒文不沒貴之意也○注以不至齊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為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為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為諱為齊也曷為不言齊滅之〈注〉据齊師滅譚〈疏〉注据齊師滅譚○在莊十年冬彼時功未足以覆滅人之惡故滅譚滅遂也書也

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疏〉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為賢者諱為賢者不應有此惡為善不終聖人惡而為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為

賢者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怵此一衆故不斥者共惡而為之行遷避之文者以其有備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焉乎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有遷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為善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

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疏〉釋文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注絕其至其惡○穀梁注云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邵曰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為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則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為說

善善也樂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注樂賢者終其行○穀梁注云樂賢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為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意與諱滅項之義少差

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閔二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

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

〔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是也穀梁注邵曰存亡謂存邢衛不數杞者蓋謂曰諸侯爲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但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爲桓功 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蓋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畧小國〔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也曾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爲之諱也漢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

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
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纂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
齊書人爲纂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纂大惡爲其有尊周室
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爲辭也
○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
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
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纂而罪之按坐
滅即書月不必原其纂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
皆有爲如隱十年宋人衛人蔡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不月
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
之襄六年莒人滅鄫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五
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爲魯憂內錄之宣十
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
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諼滅人十一年冬
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諼滅人是也夷狄滅微
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南夷故此不月亦
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
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
孫而褒封之非所謂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
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爲賢者

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諱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按弁負之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穀梁注云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明冬爲脫文乙亥爲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貞

襄公之征齊譏錄義兵疏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曹伯上傳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侵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

夏師救齊疏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未有不善者呂不韋有言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雍巫寺人貂共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疏包氏愼言云五月無戊寅六月之十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爲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僞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厤戊寅爲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甗齊地大事表在今濟南府治歷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舊疏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不舉重者非直為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但與伐不與戰故不得舉重是以兩舉之

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春秋伐者為客而不伐者為主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不經原刻誤

曷為不使齊主之〔注〕據甲寅衛人及齊人戰〔疏〕注據衛至人戰○見莊二十八年

與襄公之征齊也〔疏〕穀梁傳言及惡宋也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莅兵則客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鄭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晉何即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承戰爭舉兵

故略其先後劉氏廣疾申何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郢楚衛為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辭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之凡書及皆與為上辭以客為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于喪無譏也春秋以上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主為定亂不得以伐喪為貴故為與辭

曷為與襄公之征齊

注據齊桓公霸者猶不與征衛 疏 注據齊至征衛○卽莊二十八年書衛人及齊人戰以衛為主也彼注云戰序上言及者為主是也桓公時伯業已與再會于鄄再會于幽猶不與為主故據之

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注 不為文實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不義之道 疏 校勘記出豎刀云釋文唐石經作豎刀閩監毛本同

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

空甚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
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
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
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
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
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
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
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爲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
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覽知
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
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管子戒篇
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諸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
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
無虧易牙欲立公子雍故爭權也征之言正也齊亂無正善
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
往不爲至之道○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爲
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
與文不與也僖疏云其爲文實者即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
傳云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

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年二年經皆爲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以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貴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衞爲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本稱無善辭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十六日閏餘七月後已餘然閏七月則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以時葬也齊世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十七里所菑水南正義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冬邢人狄人伐衞（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

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疏
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
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
侯燬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
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
人者衛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爲狄所滅今狄憯然親邢與
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
在二十五年何爲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
雖則狄之憂邢乃爲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有兵交此後
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馳至於滅是
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
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爲宋敗即興師救齊得有
不畏彊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
善善從長不求備爲○注不於至壅塞○狄救齊時設有與
辭則與宋襄義制謬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
所以救齊注引嚴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
又傳以爲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遂齊其事
一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兩興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
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爲其救齊可知
故書文曰書同義又何與劉氏申何云狄救齊後未聞衛又

伐齊也何救之有卽伐衞以救齊是爲援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趙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駁伐衞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爲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衞爲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衞一國何獨伐衞以爲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爲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人不能得其過故爲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責之〈疏〉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滕蓋與焉同爲九國之一者也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爲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執臣意也○解經書名義也不以其罪執仍稱名以著叛天

子之命爲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不書葬中閒盟曹南稱人宜申獻捷不言捷平宋皆深爲之諱爲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揮其詞重言褒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非伯主又不在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爲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地實邾婁說在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宋公通義云襄公德信未著而歸諸侯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鄫子亦爲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鄙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十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鄙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在

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實邾婁也說在下邾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是也

鄫子會盟于邾婁(疏)會下有盟字此脫毛本子誤人按傳云其言會盟何知無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注)據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注據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傳執會盟問有二義一問鄫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言會盟于諸侯謂上曹南之諸侯也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為邾婁事也不言君者為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没襄公使若微者也

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爲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通義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于邾婁者起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爲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鄫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鄫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盟也非必爲所要執○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傒盟于防傳曰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之會爲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正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鄫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爲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注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時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云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注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爲
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卽
此所云爲▲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
事也潛所當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
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此必公
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穉季姬遇鄫子十五年季姬
歸于鄫蓋季姬本伯姬之娣不欲爲婦於邾婁而使鄫子請
已爲適故季姬歸鄫而二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
本欲和解邾婁與鄫反爲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謂邾婁必不
敢擅用鄫子於會問必邾婁以屬東夷等詞媚誘宋公因假
宋襄之命執用鄫子故云反爲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
欺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稱所以不稱
君沒其公文也會間鄄本會說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
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
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擇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盟而鄫
子自就邾婁爲所執者也按此亦盟乎諱之義○注上盟至
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
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采取故錄也
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
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卽服鄫君不信之
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以上

盟爲辨也○注會盟至文也○校勘記云已明毛本明誤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不信者月故也言自其正文也者謂既言會盟卽是不信之正文不勞書日以見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己酉月之二十三日按當二十二日孟子梁惠王篇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彼雖非用生人此用之云者猶彼用之之用也

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注惡無道也不言社者本無用人之道言用之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疏校勘記出血社云唐石經諸本同周禮肆師注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餌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蓋叩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作血誤穀梁作衈社與鄭注合通義云血社者釁社也日者用重于執也與用世子有同例公羊古義云血當爲衈壞字也穀梁作衈社山海經云祈聃用血郭璞云以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音釣餌

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聃蓋兼取脟膋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聃从申說文刀部刉下段注云周禮士師職凡刉珥小子職作珥祈肆師職作祈珥按鄭讀珥皆爲衈云作刉衈爲正字刉衈者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小子衈於社稷刉於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雜記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是刉衈之事也許云劃傷者正謂此禮不主於殺之但得其血塗祭而已血部無衈字蓋許依經作珥雜記注曰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搣耳旁毛薦之是也周禮注引此作衈社故惠氏以今本血爲衈之壞字山海經注引此作聃社亦讀如衈字異義同聃蓋从神省耳又按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禬之事據雜記說成廟釁之云雍人舉羊是則禨用羊血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皆謂宮兆始成時宜與釁廟同士師職云凡刉珥則奉犬牲或亦用犬也說文有餌無珥衈故士師注云珥讀爲餌也叩者玉篇叩擊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論語憲問篇以杖叩其脛史記秦始皇叩闕而攻秦是也○注惡無道也○左傳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明無道也○注不言至處也○左傳言用於次雎之社杜云雎水受

泲東經陳留梁譙泲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撰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爲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卽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蓋作傳於此矣○注日者至責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義云謹按邾婁人自以女怨執鄫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宋耳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氏謬釋經文必虛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非是邾婁欺宋宋必以東夷爲辭爲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後會宋襄亦何至僇而爲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既爲之諱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爲罪首矣左傳紀其實公羊發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衞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注 因宋征齊有隙爲此盟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霸之會執宋公 疏 左氏穀梁無公字春秋異文箋云陳蔡楚

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注嘗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探為公諱使若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公征齊齊與宋有間隙齊遂搆會諸侯之人而為此盟以謀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刀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見史記左傳皆以齊孝公為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為隙合諸侯以謀之以德為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為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云即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滕宋旣屬非肯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西南二十里為梁國地秦滅之為少梁邑與晉之韓原錯壞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據蔡潰以自潰為文舉侵也（疏）注據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潰上舉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據以問通義云據虞不與滅猶

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据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齊氏召南考證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爲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梁內役民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日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加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實爲秦滅繆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引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云內爛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說文魚敗曰餒論語皇疏餒

謂魚鳧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肉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所本唯邢疏作肉爛不誤穀梁傳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與此同爲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虎通諫諍篇明有分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又五行篇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愼言云絕謂絕其祀也后非眾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士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察始皇二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爲文非取之者之罪所以惡梁亡

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入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

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即下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左傳疏引劉賈先儒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孔疏云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歆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修而經無修之文雖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郜子來朝〔疏〕若繆略云郜郜穀梁作郝係誤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郝者

郜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注未有至知問○桓二年經取郜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郜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是也自

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例合書名而此文不名故据以難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前爲宋所滅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郜事在隱十年以前然七八十年閒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注〉据鄧穀名〈疏〉注据鄧穀名○即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此不名故問之兄弟辭也〈注〉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之之辭也○注郜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注十六國皆文王子也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郜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觀德云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月之二十三日襄九年宋火傳曰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傳又云內

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此爲說穀梁以爲閔公之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又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之東
西其姪娣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何粢而納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
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
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
君小寢次夫人正寢夫人小寢爲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
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
氏寶楠愈愚錄云禮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
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
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
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
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則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
路寢居中則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則襄九年傳穆姜
處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
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君
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
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緊王言之是也通
義云謹按周禮日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
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
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
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
又云君子之爲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

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含賵以見喪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桷之飾靡不畢舉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屬以妾爲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爲嫡云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諡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以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按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亦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機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郎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爲公宮果爲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西宮者何人乎雖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該輕以公宮機西宮可也不聞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奏涉讖立妻母之事天郎示罰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郎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締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爲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援之殊耳然夫人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爲定怨曠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郎爲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雖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張上疏曰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爲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爲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羼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

(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志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滑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州間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滑本爲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

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廬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衆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爲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滑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之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強趙邯鄲已爲異事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爲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大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緱氏遠河南非衛所及故秦人誠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按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緱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爲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卽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疏）注狄稱至國也○上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憂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爲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爲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叛楚故也〈疏〉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引世本隨國姬姓不知始封爲誰水經注涢水篇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書在春秋後○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貶狄者爲犯中國諱〈疏〉注貶狄至國諱○按諱字誤晝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杜云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大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鹿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以爲在乘氏也

夏大旱〈疏〉通義云上書旱者譏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注言其有益也則凡書旱皆

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夏時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疏】注新作至所生○見志中之上篇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威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作盂穀梁作雩諸說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護與盂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盂宋地范注同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有盂亭一統志盂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疏】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

孰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疏】注以下獻捷貶○卽下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是也曷為不言楚子執之注據溴梁盟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疏注據溴至人也○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下云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為重復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為襄公諱者守信見執無恥說在下也疏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猶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宋襄雖無德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荊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邦羲傳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子者方將終傳之篇貶若亞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是劫質求國事也故執伐並舉不專舉執君為重也○注不為至下也○下傳云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是守信見執故不為恥也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稱使知楚子疏注据稱使知楚子○正以使者上命下之詞故知楚子貶曷爲貶注据齊侯獻戎捷不貶疏注据齊至不貶○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稱爵也其實彼書月即以刺齊桓威我此第据其稱侯不貶與楚人殊耳爲執宋公貶疏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得志驕今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曷爲爲執宋公貶注据上已没不與執中國疏注据上至中國○謂上執宋公没去楚子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注蓋鹿上之盟疏注蓋鹿上之盟○謂上鹿上之盟約霍之會也公子目夷諫曰疏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

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謀劫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疏通義云璽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注詐謀至故貶○釋文作誰謀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

殺之也然則命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則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亟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眞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絀其爵也劫質者盜賊之行國君而為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 宋公即劫質類也通義云故貶楚人之譏以伸宋公之信

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宋世家三十年春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是目夷襄公庶兄本有讓國之意故公云然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乎此誤倒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不曡國字後磨改同今本此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國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即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國當是為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令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

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　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

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即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獲惠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欽之亦以致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乎

宋公釋乎執走之衞注襄公本讓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衞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奔也疏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衞侯衎出奔齊是也

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

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疏注凡出至錄也○出奔歸書書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鄭伯突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文定元年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使若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尙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又晉人執衛侯三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哀七年公伐邾邾婁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自有解不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爵書人之殊故被執亦不必皆坐罪也惡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伐宋曷爲不言捷乎宋注據戎捷也疏注據戎捷也○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爲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爲設國文所以申善志

不月者因起其事（疏）穀梁傳曰其不日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與此不與夷狄執中國義同穀梁無善宋襄之意故不以爲襄諱○注襄公至善志○通義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亡國是以爲諱之去其月以起其賢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注）據上言守國知圍也（疏）通義云據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起圍也繹之大例圍不言戰故知此言捷不言戰者是圍辭也○注據上至圍也○即上傳設守械而守國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雖有守不知上一國字以其有皆作圍字者誤爲公子目夷諱也（注）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疏）注目夷至賢也○設權者即上傳公子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救君者即上傳宋公釋乎執足也楚釋宋公後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爲目夷諱春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

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疏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與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夷之事欲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目夷以仁守二子易地皆然目夷有成勞矣曹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革有愛國之心惓惓怵怵要殊武步倖敗之端終鮮慶鄭愎諫之懟春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風期千載可想矣按注言諱闔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書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

殊諸侯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家傳作亳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下云臣瓚曰湯所都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為西亳而別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即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丘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逕大蒙城北大蒙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之論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陽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為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

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強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分分爲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陰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泲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則此爲湯所游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國泲陰山陽之閒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泲陰故臣瓚謂湯都在泲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亳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還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也安得有三按薄與亳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亳與薄是也杜氏於此無注○注言諸侯至侯也○即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總言諸侯故得起其爲上會諸侯也○注不序至宋公○舊疏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即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爲此

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卽就彼諸侯而爲薄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爲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歸諸侯矣

釋宋公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據執滕子不言釋【疏】注據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發疾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

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

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說執成之也以公有力焉故從內錄釋也經傳釋詞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爲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爲此公與議此也○注善僖至力也○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爲和議故並善

之爲穀梁傳以爲不言楚不與楚專釋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爲非不以釋之爲非責楚子專釋非其地也公羊以爲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加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迄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勝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目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渤裴樹字

公羊義疏三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疏校勘記云須朐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朐左氏作句

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句者省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朐與公羊同師古曰須朐邾邑朐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宛句師古曰句音劬辟直傳爲宛句令師古曰句音劬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西城臨濟水故須朐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號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奉以爲縣馬氏宗璉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卽須朐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

玉篇郛胡經切鄭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戲於升郛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爲內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是其敗事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僧一行合朔議曰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寰宇記鄲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鄲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渙水支流也

宋師敗績疏穀梁傳則眾敗而身傷焉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即宋公身傷當言公不當言師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君重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二十二年盧言也即二十二年是十六年非也鄭君釋之曰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目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爲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目尤重矣[illegible]其取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爲[illegible]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

敗也以詐爲道

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注据奚之戰不言朔疏注据奚至言朔○卽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爲五月朔日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疏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又若侵曹伐衞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侯繫葵丘義云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何正爾

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也期約楚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注迨及疏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麋信云子反曰楚眾當爲子夷郎子魚也○注迨及○爾雅釋言文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阨人疏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注須其出險左傳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爲

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喻彌弱〔疏〕〔注〕我雖至彌弱○謂二十一年會霍
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喪卽亡也王懷祖先
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曰喪人無寶大夫曰
學引作亡人無以爲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
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
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
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
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何異正以上年霸盟後爲楚所敗召
執國圍幾乎亡覆此裒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爲善述
闘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增幾爲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
矣按何氏以幾爲楚所喪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寡人不忍
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
行也〔疏〕左傳公曰不可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
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
〔疏〕左傳曰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既出旌
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注列陳○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塡然鼓之注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穀梁傳曰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君夷例斥宋公敗績者爲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所以賤楚而尊宋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醇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繁露俞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史記宋世家贊太史公曰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繁露王道云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此春秋之救文

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
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者取公羊為說○
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誹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
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
書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
為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矜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
戰勃敵之人盬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句
懼焉且令之勃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乎二
毛明恥教戰求役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
而用之阻險可也聲盛致志鼓儀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
穀梁曰日事過鄭曰朔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乎居無他
卓佹無所求取言晦鄭也此書鄭重始為有此卓佹賢君無
賢臣為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殺不過
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
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於楚始為義車之會則以禮服之不可得服然後以兵治
之跡其征齊乘義會霸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
之為其所嚮以則王者之用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
國入矣名陵纂役有王事焉說之役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
春秋之所尚也苟將仲齊而抑宋則是先功利而後仁義豈
文王之所以儉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

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而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

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也〔疏〕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九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故此以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伯也而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剌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遑考異郵矣者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劉氏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偏宜其附左氏而違經意也何氏之於緯擇善而從之鄭則偏矣宣三年左傳狂狡輕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膏肓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議之義合於議劉氏逢祿評之曰議違經義安可從也郎謂攻異鄭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

前衛邑人不誠此主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
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隘不傷二毛
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迫
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典也周之正則收自文王周
之兵典亦刑自文王故詩頌維淸奏象舞曰維淸緝熙文王
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典者一人而已故經書其戰之
期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爲楚所傷七月
而死以曹殺大夫之不死曹君者例之則凡在師者論罪皆
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桓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
之襄公以不敬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
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爲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其行師也則必爲襄公之所爲焉甯楚
邲之戰還師而伏晉寇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
險隗既敗之寇而襲公不以險阨遂師之寇其心尤爲磊落
光明矣貴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
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
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
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數水青大
胜王闕隋水而候晉寇養與此同蓋自楚子爲舟師伐吳始

有水戰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疏）穀梁緡作閔緡閔同音段借字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東緡下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即謂此音旻杜云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古緡國昭四年左傳曰椒舉曰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卽此今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地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仁也（疏）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義云重故重有故也言故有創今復重之也俞氏樾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字通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北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必欲爲得邑故加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葢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爲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世家作慈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身書葬則嫌覇業不成所覆者薄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疏）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鳩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

詁云蓋謂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為諱背
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盟曹南二十一年會霍見執楚獻
捷戰泓無不為宋襄諱無非為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
於其卒焉蓋諱之故為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
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
隮疾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責偏戰而惡詐戰宋襄
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致其民也孔子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
惡之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
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
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
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進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
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伯未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
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制不用良此說善也
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丁水也則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
人末陳而擊之交鄰而向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
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
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勤說所謂襄公大
學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譏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
氏所不取經義遂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致而不用也
不觀敵為策又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泓傳非此傳不葬之
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

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予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今若更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葵丘之會有宋子而禦說慈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爲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何譏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殺其君處臼注不日者內娶略賭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爲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疏〕注卒者至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者之後功尤大於邢衛故錄其卒為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稱伯○舊疏云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至死位○即上十四年傳云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責其不能死位也書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為徐莒國矣○注春秋至所貶○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為一杞伯從伯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十七年莫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爵雖為伯仍恐春秋之前周王黜之非為新周故日不明然則莊二十七年稱伯者春秋所黜已降稱伯故此止可以一等貶之也繫躋三代改制云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明與諸小國殊春秋之小國也若本為伯爵今再貶則當從失爵例矣鄭氏詩魯頌譜云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又商頌譜云問者

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爲乃不錄之王者
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
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
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
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至爵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
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攷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實
客重先王也以其尚公也罪惡足以絕卽絕更立其次周公
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其王者之祀所謂有誅無絕
也詩魯頗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僭耳其有大罪侯伯監
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是亦有誅無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
故等魯於二干後故也尊疏云若有過但誅責不絕去其爵
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伯至子不失其爵也○注不名至
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
閒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日不卒葬
所傳閒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不書曰子杞夷
也彼疏引脊肓難之云故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
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卽以夷爵言之夷氏唯
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狄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旣無傳
就取其說爲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爲大國也春秋
故卽以小
圂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疏）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是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汜水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据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漢書終軍傳曰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上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故据以難○注据王至言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是不言出

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

猶周官言安屬爾能與而古字通家傳宜建侯而不曾鄭本
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
善也安晉二義並與順伽相近古書謂相善爲相能康詩不
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入而能民文十六年左傳不能其大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周人昭十一年傳祭侯獲罪於其君
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左內也公羊言不能乎
母也宜十一年穀梁傳人之不能外傳討並與柔遠能適
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得其解民而能全出也〇周本
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蕪注不翟人遂入周襄王
出奔鄭鄭居王下祀漢書杜鄭傳闕翟人王內迫壽后之難而
還居之危按如左氏則患后廢周襄王襄王不能順從似
未可以爲罪公羊謂不能乎母嬪立庶謂霍光居丘辟之
莫全孝周襄王不事傳當別有王出傳鄭由不
屬大之於天下也助母秋曰天天王出于于鄭衛
孝之衛皆是也古引助春書稱襄王居事具母
侯人御疑引作彗經斗鈎命上周無爲出能襄王不
字北出居乎鄭而入多亡其決曰講論孝不周周襄王
能後酒肉也衣食下不扳其度新鐵而放云之名以
之非其父母也又非周如曾親曙然下而養不能其母
其能事勝曰在楙云屬襄王皆也大襄王有孝能事母〇
注無豆命〇繁霧之華莫大富有孝爲不不上穀梁傳
天無至失天丁也注引注熙曰大了必從守然後行故

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還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合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辭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于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威且不得專廢置而謂庶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葬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殺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秋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貴戚之鄭得易位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母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不懿服堯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注〕猶曰是王也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

養者與主書者録王者所居也【疏】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曾子嘗言春秋之中有天王與母不相得者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愛弟即爲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遜包氏慎言云魯子之言舉天子以儆諸侯也人君之貴懟母之愛有所溺而憤憤以出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諸母之懷而殺之不孝更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爲是以書出以絕之貫非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見篡逐故略之猶辟伯定也【疏】篡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公無立入之文故去葬以絕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篡明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篡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盜

國同爲莊六年已書入故爲篡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篡君本臣子所得其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篡逐也失衆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彼爲義辭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求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爲後致爲晉文篡逐同辭小國得之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illegible]氏愼言云正月[illegible]月之二十二日按宜二十一日繫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衛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滅同姓國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據楚子滅蕭不名〔疏〕注據楚至不名○宣十二年楚子滅蕭是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爲齊人滅萊楚滅隗晉滅下陽之屬皆非同姓是以不名耳然則楚人滅蕭不名豈以其夷略之與

絕曷爲絕之〔注〕據俱滅人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

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爲魯憂內錄之〈疏〉注絕先至之也○繫露觀德云滅人者不絕衞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注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爲說○注曰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爲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爲同姓而於王家則爲庶姓罪猶差輕繫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滅同姓名自謂滅已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衞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來楚滅隗爲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憂故爲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擧於晉遂滅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疏〉包氏愼言云夏四月書癸酉月之二十日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注蕩氏至大夫○孔疏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爲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則當字蕩也其言來逆婦何〔注〕據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爲殺直來也〔疏〕注據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疏云弟子本意援莒慶逆叔姬難此逆婦之文宜云其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爲殺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問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彼注云連來者問爲直來乎爲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是也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公娶齊齊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還魯田又
下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
皆指兄弟爲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皆稱兄弟不詩雅伐本
兄弟無遠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緦麻以尊
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詩士風
葛藟終遠兄弟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禮士冠禮兄弟畢袒元
注兄弟上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人拜送喪服記大夫
之于于兄弟降一等注兄弟猶言族親也父云凡妾爲私兄
弟如邦人往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
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昔在他邦降一
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是
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間遠兄弟之喪奔喪間遠兄弟之喪
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適稱之也禮甥
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從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視
者既夕禮兄弟昏與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喪服記夫之所
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注族親婚
姻在異國者在氏襄三年傳寡君顯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
婣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
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妻之黨爲姻兄弟也俞氏備
云二十年部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部魯之
同姓文十二年齒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
部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

矣今按隱　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郜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俞氏專以兄弟屬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杜云稱婦姑存之辭詩衛風氓云三歲爲婦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成故正其姑婦之稱也○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年書杞伯姬來也賁來逆婦知非無事來也○注主書不道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逆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按彼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備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書者譏母黨則日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功以上不得娶也以春秋傳譏娶母黨也考三傳皆無此語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姪其從姑明其卽譏娶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宋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疏〕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注引何君廢疾云曹殺其大夫亦不稱名姓豈可復以為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其大夫若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異者甚多隱去即位為見讓莊去即位為篡弒見復可以此例非之子劉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也○注三世至臼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

茲甫立是爲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
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
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爲下漁色昏
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
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
己爲一體恭承宗廟欲得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
窮故不臣也又讓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
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
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爲說後
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
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
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
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爲後世戒春秋有非常
之文必有非常之讓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議其
妄生訾拼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爲無罪泄冶三郤宛甯
有罪乎或以爲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欒豫曰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無所芘蔭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故君子以爲
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
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

故於此正其本

郢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為頓國地商水舊名南頓縣水經注潁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灊水從西來流注之灊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為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以為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為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云蓋陳也按穀梁自以納頓為陳事鄭君特欲為調人耳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為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注）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疏）注据楚至侵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

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

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

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三字皆當刪正按下二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宜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據左傳爲令尹子玉是爲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勘記以遂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閩陳納頓皆楚也與左傳與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氏以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衛通義云實兩事非遂事也不再言楚人者嫌致圍意也但不言遂兩事明矣○注別之至事也○如公羊義則圍陳自圍陳納頓自納頓子既非因頓子圍陳亦非圍陳以納頓子矣○注納頓至罪也○桓十六年云衛侯朔出奔齊注名絕之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傳名絕之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去葬與盜國同明失衆出奔皆當坐絕則還入爲盜國當誅也

下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嫌天子歸有罪
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年注又罪
云言自楚者為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
○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奔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
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若非滅國出奔猶未
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世○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
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齊
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
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挺挈也本當書鄭突春
秋去其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為君見挈于臣與
此異也楚稱人知非楚子突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
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諸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
劇嘖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
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己得國故與
歸邾婁于益同例糾贖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
于衛捷菑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注不月至恩也桓十三年三
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
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為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門日按當十四日禮記疏引服虔云時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胥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杜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壻也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大爲壻說文士部壻女夫也从士胥聲詩日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壻者胥也胥有才胥之稱也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坍爲外姑往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壻爲外姻故客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壻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壻爲卒便是也莒無大夫者所傳聞世小國無大夫也○往洮內地○杜云洮魯地○注公與至致也○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此一則未踰年君一則大夫故不別得意與否皆不致也洮爲內地本不致

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致危錄之然則彼為不能服叛為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胡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遬何也以其臨莒子也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眨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貫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遬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疏）左氏穀梁遬作速按速遬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石遬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遬說文辵部速疾也遬籀文从敕是遬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甯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遬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厤宜為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巂弗及（疏）左氏作酅公穀作巂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巂說文邑部酅東海之邑从邑巂

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酅齊之附庸紀季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酅爲紀邑則亦在齊東穀在齊南穀追齊至酅則酅必近胥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巂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羞繆略云巂公羊左氏或作酅釋文巂戶圭反又似兗反盧氏文弨云本或作巂故有似兗一音

其言至巂弗及何（注）據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疏）注據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 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爲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注侈猶至之兵○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國語

炭語以廣侈炭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侈袂注侈
猶大也鄂本强作彊○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尙書撰
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
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
字古音亦遷庭遠甚弗在所微部不在之哈部而轉入尤部
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
也集顧始設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卽通作弗許季宣書
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張夫張字本卽說文之左戾右戾兩
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既也不亦作張則何
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轉重全不可問矣按孔子世家
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因侈○此言書弗
不書不義○法不直至同也○莊十入年公追戎于濟西傳
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
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
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圖追於
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繫豫仁
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歸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
所即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教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
其教害之先也夫教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
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
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嘗此故
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

之意則天地之開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鄙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愼有加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圖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鄙本作詳錄此誤例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上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拔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取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貴重民也故與至齊同文蓋此爲可追而不追彼爲不可進而不進皆爲重民命故書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疏 大戴禮保傅篇盧注齊在魯北

衞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疏】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無師字此誤衍按疏標起訖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日乞師楚明其爲卑辭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請行包也乞師行包即求意故爲卑辭公子遂左傳校勘記引惠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是也

曷爲以外內同若辭【注】據春秋尊魯【疏】成十六年書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十七年晉侯使荀罃來乞師此爲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注據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如齊莅盟之屬皆是

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爲與人者重之【疏】注深爲至重之○下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深責服人者也

曷爲重師【注】據泓之戰不言師【疏】注據泓至重師○見上二十二年彼傳云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

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夫宋公鼓之宋師大敗宋公守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常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以義言之此句亦宜云戰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不正其自請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按何氏意亦以正如定解解不正自謂猶言不定自謂不必自謂也○注兵凶至內也○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梁傳云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注引雍曰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蟻民於死地以其假借之役乎鹽鐵論論災云兵者凶器也甲

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舉滅爲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左氏穀梁隗作夔夔隗同部叚借字亦作歸水經江水篇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楚子王滅夔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杜云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爲楚所分之夔國熊摯之後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

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夔子國何書中候伯禹稽首讓于益歸鄉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方輿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夔○注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爲重○決上十五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爲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爲重故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爲責不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是誅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予與何誅之類一是誅絕之誅似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是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孫但有誅責不合絕去此言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爲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以此二文言絕之則似書名爲絕今此云不名爲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是絕去其身一是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爲楚所獲春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名蔡侯以起其合絕滅矣邾婁正當所見之世爲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

妻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是微國又當所傳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穀梁緡作閔傳云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注楚人出師為僭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注時以全甚也○繁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故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也○注稱人至稱師○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聞監毛本譏也鄂本聞作得當據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

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年傳云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者彼據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據彼說○注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故此以爲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注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據伐邾婁取叢不致疏注據伐至不致○見

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据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謂雖取穀有危不得從得意例也經義述聞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注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据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爲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爲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据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爲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爲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說也

曷爲未得乎取穀〔注〕据俱取邑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彊齊侯昭卒見下二十七年晉文行霸即下二十八年侵曹伐衞敗楚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

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皇疏引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二終

子汝棻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